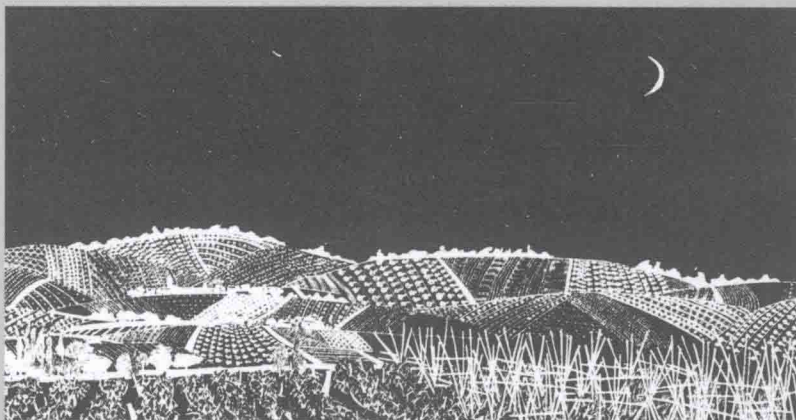


黄河谣文丛

主编 韩思中 马明高

从故乡出发



李怡萍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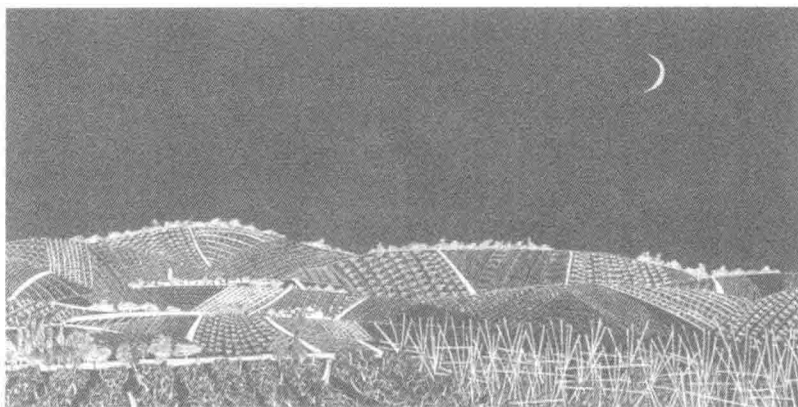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黄河谣文丛

主编 韩思中 马明高

从故乡出发



李怡萍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故乡出发 / 李怡萍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0

(黄河谣丛书 / 韩思中, 马明高主编)

ISBN 978-7-5378-4272-3

I. ①从…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2821 号

书 名: 从故乡出发

著 者: 李怡萍

责任编辑: 樊敏毓

封面设计: 马一丁

封面木刻: 冷冰川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荣博印业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总 字 数: 2018 千字

总 印 张: 129.75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272-3

总 定 价: 298.00 元(共七册)

目 录

母亲的仁岩

想念一座村庄	3
母亲的仁岩情	6
从故乡出发	20
老院	24
土炕	26
再美的梦,也载不动我的乡愁	29
麦苗	31
秋日低语	33

父亲的孝义

满目绿色胜溪湖	37
父亲的孝义缘	40
父亲的花园	54
文化游览宫游记	56
别让民间艺术渐行渐远	61
孝义之恋	64
沉默在时光里的物件	70

曹溪河的绿	72
-------------	----

人在旅途

感受磧口	77
行吟千年	80
老爷山庙会	86
交城的山 交城的水	88
游苍儿会	94
柳林黄河风情游	97
柏洼美景赏不够	99
千年的叶子不枯萎 ——记十二连城	101
庞泉沟漂流记	104
走进历史的街道	106
走进后沟	109
和风丽日绵山行	112
永远的路遥	116
沙湖	119
凤凰一梦,千年不醒	121

时光淌过

鞭炮的声音	127
对话孤坟	130
坐看牵牛织女星	132
月光下的乡愁	135
国庆絮语	137

文学与爱的心路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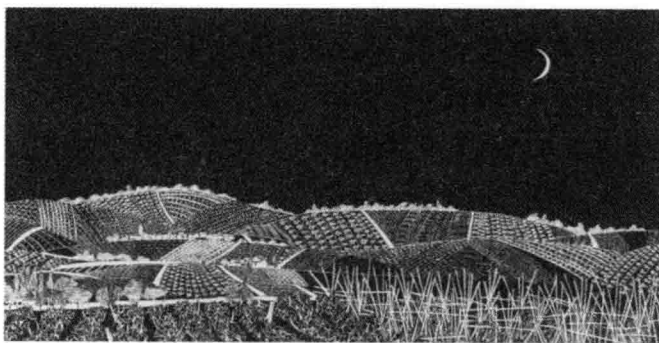
惦念读书和写作	143
天南地北一线牵	146
文学的阳光,灿烂了我的梦想	148
有心为善	150
尊贵	153
勿忘国耻	155
民族的骨气	158

人间真情

陪着您,慢慢地变老	163
听伯伯讲过去的故事	165
母亲看病	170
怀念公爹	181
逐渐老去	186
心祭	193
天津记忆	196
跨越半个世纪的握手	201

后记:在孤独中守望	211
-----------------	-----

母亲的仁岩



想念一座村庄

这样的村庄,在晋中、吕梁一带还有很多。村庄里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老街,街道两旁是一个个二进门或三进门的三合院和四合院,院子里是一座座经过精心修筑的有明清风格的民居建筑,大多是青砖青瓦,墙面上是各种样式的镂花木刻门窗,屋顶上镶嵌着各种各样的砖雕。这样的村庄仿佛与现代化的城市失去了时代的联系,它们淡定地存在着,默默地守在这块土地上,守着流逝的时间,守着一代一代的人来了又去。

我的仁岩就代表了汾阳许多有历史记录的村庄。过去,仁岩村不叫仁岩村,叫仁岩堡。整个村庄的周围是用土墙围成的堡墙。堡墙周围有七个门,谓:东门、中东门、下东门、西门、下西门、西南门、南门。门的方位与天上的北斗七星方位一致。据民国27年《汾阳遗事·街村小引》记载:“仁岩村,仁爱里,长方形,街七道,堡墙高厚齐整,村中‘四楼’为紫薇,周土台为二十八宿,三百六十垛口为群星”。“村形象七星,正东三门,正南一门,西南一门,正西二门,正北无门”。仁岩城堡为青砖黄土结构,城墙宽约七米,高约十余米,城围七华里,城墙的东、西、南三面高而宽,上面可行车,城墙的北面高而险,只能行人,城四周有护城河。城墙上边东南角处建有一

楼,当地人称“空心楼”,按该城设计推断,应是“太微楼”。大街中心处建有一楼,当地人称“寺楼”,应是“紫微楼”。仁岩村为什么没有北门,这里曾经有一个在拐角子卖饼子的鬼故事。鬼故事的传说与村庄的建村史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距,村庄建得早,鬼故事来得迟,所以,即使大人们讲鬼故事的次数再多,我也不会相信它们之间的关联。千百年来,人们生活在堡墙之内,过着与世外桃源一样的安稳、怡然的自足日子。经过长年累月的时间的流逝,村庄的堡墙被慢慢地拆除,直至 20 世纪中后期,仁岩村便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多年以前,我经常从村庄的街道里来来回回地走过,村庄的每一条街道、大多数人家,我都熟悉,我的家、姥姥家、姑姑家以及七拉八扯的各种亲戚家,都在这个村里。村庄是父母和我的根。

后来,我就离开了村庄,离开的时候,我把村庄装在心里,背在背上,一路前行。没走多远,我就走不动了,我在离我村庄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栖息之地,它是我的家,但不是我的村庄。现在,我路过我的村庄,父母不在村里居住,所以,我就感到无家可归,我成了这个村庄里可怜的过客。发现这一点时,我很悲哀,尽管村里有好多亲戚,但我还是找不到与故乡相连的东西,父母与我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而且我与父母的家相隔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城市与我村庄的距离让我模糊了故乡的面目。

人可以离开村庄,可是,心却没有办法轻易离开。如果你从心里要抛弃你的村庄,是会招人唾弃的,无论你以什么样的理由,你都是村庄的孩子,孩子不该抛弃父母。所以,时不时地,我经常去村里看看。我站在村庄里寻找过去的踪迹,一幢一幢的新房拔地而起,记忆中年轻的、富有活力的面孔开始变老。人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老起来的,村庄也一样。

年轻人基本都出去了,把老人、小孩以及村庄一起撂在村子里。我在村里的大街上看到上学、下学的孩子们,他们的脸上写满各自的表情,我试图从他们的脸上找我同学们的影子。有的还真像,有的像男同学,有的像女同学,都是孩子们父母的面孔。孩子们不认识我,他们用很陌生的目光打量我。一茬一茬的人出生在这个村庄,一茬一茬的人又在这个村子里老去。村庄包容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包容着陆陆续续离去的人。村庄是最伟大的母亲。

道路被硬化,安上了路灯,村庄的夜晚便少见星星和月亮。人们用上了电饭锅和电磁炉,因此,一缕一缕温暖的炊烟也少见了。当楼房取代了瓦房,当铝合金门窗取代了镂花木窗,老村的功能便日渐萎缩了,那些被村民们装饰成精致典雅的民间艺术品们也不再具有原生态的价值。

好多老房子再无人居住,人口增多是一个原因,社会也在日益进步,人们从老村搬到新村,老村便被隐藏起来,连同老屋上那些精雕细作的古老艺术。老村的框架还在,缺少的是内里的骨肉的丰满。老村没有声息,没有表情,更没有几十年前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情景。只有在年三十,走出去的人才会回来,打开生锈的锁头,打开吱呀的木门,在老祖宗的牌位前点燃香火、蜡烛,供上供品,等到香烛燃尽,一个个收藏了许多欢乐与记忆的老屋,便又恢复了它的空虚和寂静。村庄在时间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老了。

我在村庄的街巷里慢慢踱步,咀嚼着回味着一些耐人回味的东西。我很想见到麦场里整齐堆放的麦垛,我想见到戴着草帽的农人赶着马车拉着庄稼走在村庄的乡间小道,我还想看见牛们、羊们、狗们等一切生灵边走边拉下的一泡一泡的热乎乎的牛屎或一颗一颗的羊粪蛋蛋。也许,这些美丽的东西只能在梦中出现了。

我一次次地走回村庄,走回那让我魂牵梦绕的老屋,也一次次让自己怅然若失,我没能找到童年时的玩伴,也没能听到玩伴的笑声。曾经风华正茂的村庄,曾经热闹非凡的老屋,都成了迟暮的老人。我自己也成了与这个村庄、与这座老屋距离遥远一个人。

但村庄是厚重的,是历史的见证,它在我心里,是一个永远的辉煌。

母亲的仁岩情

母亲在仁岩村,是半村媳妇半村女儿的角色。这句话的本意是,母亲嫁的是本村。娘家在本村。所以说,仁岩村是母亲的村庄、父亲的村庄,也是我的村庄。这话说得有些啰嗦,基于心灵深处对仁岩的深厚感情,无论再多再丰厚的语言也写不完骨子里我对她的热爱和惦念,它卑微而温暖地在我的血液里汩汩流淌。

我们村很大,过去如果绕整个村子及她所属的土地走一圈,大概有十多里的路程,现在就更大了,有二十多里。现在的大,是因为人们把老村丢下,在村外陆陆续续盖了新房搬了出去,老村里只剩下一个空壳。

祖祖辈辈,我的先祖们、父辈们,在这块坚实而广袤的土地上生存着,他们用永无休止的劳作诠释着他们与村庄与土地的关系。

我们村有七八千人口,七八千人口的大村子,总能攀上七拉八扯的亲,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各种事务只有母亲一人去张罗处理,因此,在我们村,说起母亲,很多人都认识。

我的姥爷张瑞宝,是20世纪40年代的大资本家,他曾在张家口德玉恒皮毛栈任大掌柜,德玉恒是张家口六十余家皮毛栈最大最有名的老店,在天津的国民饭

店、北京的崇文门外都设有分号,直至1952年“三反五反”为止。听我二姥爷讲,我姥爷任掌柜时,接济养活着很多穷人,连当时的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都是没钱了就找我姥爷要,姥爷出手阔绰,一把大洋打发了来者。他的大方也滋长了车夫们的懒惰行为,车不跑多少,只知道没钱了就来找张掌柜的要。“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姥爷一个人承担了德玉恒东家以及其他掌柜们在运动中所有被发现的错误,住了五年监狱后举家从张家口迁回仁岩。后来,姥爷虽然被平反了,但对他造成的伤害却怎么也不能让心平静下来。姥爷有理由再去张家口找当时的政府要求赔偿,但是固执的他宁愿过清贫寡淡的日子,也不愿再去回到那风风光光的过去。人心都是肉的,伤不起。

姥爷家在仁岩村的上西门街居住,属于村北。姥爷家的院子是典型的三进门四合院,院子里的所有房子都是明清建筑。大门的宽度可以容纳一辆马车通过,两根碗口粗的木头柱子树立在屋檐下,柱子下面分别是一块二尺长一米宽的石头,供夏日人们坐在上面乘凉。两扇宽厚的木门给了大院足够的安全。一进院门,是一个影壁,据说是可以辟邪的。影壁后面是一块空地,夏天能当打麦场,打麦场周围有几棵高大的枣树和花椒树,小时候我和表姐表哥经常在树下玩耍,相当于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姥姥姥爷住在最上院的正房窑洞里,气宇轩昂的窑洞显示着曾经主人家庭的厚实与富足。

母亲念过书,是我们村几十个学生中考上杏花初中三人中的其中一位,而且年龄最小,当时仅有十一岁,母亲曾经说过,她上了杏花初中后,第一篇作文就被贴在黑板上,这足以说明我母亲在学习上一点儿都不笨。我母亲的爷爷是地主,上了初中后,可恶的地主成分让母亲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全班同学来自汾阳每个村子的都有,不同于上小学时,同学们都是同一个村的,我们村的同学用宽容对待着母亲。初中后,班里大多数同学都向母亲投来异样的目光,那样的目光,年幼的母亲受不了。上了一年多以后,母亲辍学了。

爷爷奶奶家在西巷里,属村南。母亲从村北嫁到村南,从地主、资本家家庭嫁入贫农家庭,受过的苦可想而知。父亲排行老小,父亲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奶奶去世,十八岁刚考上中专的时候,我爷爷也去世了,丢下我父亲一人孤苦度日。后来的学业,全凭我父亲半工半读才得以完成。母亲嫁到李家,两间爷爷留下来的低矮西房

就是他们的婚房。家庭条件变了,母亲只好适应环境,什么样的脏活、苦活、累活都干过,只为多挣些工分,活出个人样给人看。

父亲在孝义工作,母亲在家务农,那时候是集体劳动,有了儿女后,可以分口粮却交不起口粮钱,于是,母亲先后买了缝纫机、锁边机,在家里给生产队的社员们做衣服、挣工分。刚开始做衣服的时候,技艺不高,她就边学边做,多年后,母亲的手艺越来越精湛,她精心细致地做着每一件衣服,让每一位来做衣服的人都能满意。

我的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始终以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毅、乐观地生活着。即便是在生产队集体劳动,她也一定不会偷懒,锄草整地、施肥浇水、播种收割不亚于男劳力,每年所得工分在队里是最高的。村庄总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是祖祖辈辈的生命之所。我们村的田地,广袤阔远,厚重磅礴。十一届三中全会包产到户以后,母亲种地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依托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的优势,我家的小麦曾有亩产一千斤的记录被母亲保持了多年。童年时代,我经常跟随母亲到地里劳动,母亲的力气,不亚于男劳力。我和母亲曾经挥舞着铁耙,在土地上细细地梳理。曾经挥动着镰刀,在骄阳似火的夏日收割着庄稼。我多次看见母亲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滑落而下,落在地上摔成八瓣。劳动的时候,母亲身上的汗水味会时不时地钻进我的鼻孔里。从地里刨出来的一颗一颗的红薯、土豆让我们幸福而满足地微笑。

20世纪80年代初,母亲在村里雇上人挖土烧砖、拉沙淋石灰,在舅舅的帮衬下,硬是盖起了四间又高又大的砖窑洞,我们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母亲的思绪百感交集,真正的白手起家,房子的一砖一瓦,一土一石都凝聚着母亲的辛苦和劳累。母亲在新院子里种了树,种了各种各样的花,每到夏天,院子里百花争艳,蜂飞蝶舞,一派欣欣向荣、鸟语花香的景致。一度时期,我家院子成了我们村摄影师拍照的绝好背景。

我家的新房,左面是母亲的堂弟,右面是我们叫婶婶的邻居,对门我们叫伯伯。婶婶家与我情况相同,叔叔在外工作。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与我们姐弟三人年纪相仿,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六个孩子都早早地学会了做饭,务农,都很自强自立。院子中间虽有一墙之隔,却从来没有家长里短的闲话和纠纷。让别人羡慕的是,婶婶家做了油糕,会从院墙中间的梯子上递过来一碗,我家做了饺

子,隔着墙喊一声,婶婶家的人就会爬上梯子来接应。鸡鸣犬吠的声音,油盐酱醋的味道,经常在两家院子里互窜。有时候母亲出门了,婶婶会把我们叫过去吃饭,婶婶有事不在家,母亲也同样会做下饭等孩子们下学归来。与左邻右舍,与南院伯伯,几十年亲密无间的朴素生活,使我们相处得比亲戚还近,远亲不如近邻么。即使现在我们不在一起居住了,心底里的那份牵挂和热乎劲依然存在。

1981年的春天,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是关于我的一件大事。那件事与我的身体有关。那年的春天,具体日子是农历二月十八,之所以能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农历二月十八,是冀村的大会。冀村是我们的乡镇所在地,离仁岩有两三里地。现在两个村子已经接在一起了。那时,我家刚刚起了工程盖房子。父亲在工地上与工人们一起劳动。六岁的我拿着母亲给的一毛钱,准备去冀村赶会。现在想来,六岁的孩子赶什么会呢?一毛钱能买什么呢?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了我们村的大街上。迎面碰上了我姑姑家的二儿子,我们叫他二哥。二哥比我大十岁。已经能帮助我父母在工地上干活了。二哥骑着工头的车子,前往我家里去拿工地上要用的东西。都是在一个村里长大,而姑姑家又是我自小的乐园。于是,见了二哥,我改变了主意,不去赶会了,要去工地上玩。就顺势爬在车子的后座上。可能因为我的调皮、捣蛋;或者,二哥就没有把我当作一回事。他骑着车子往前走。迎面是一辆装着满满一车土豆的五十铃大卡车在后退。自行车在汽车右侧倒下了,车子的前轮、大架,以及后轮都被压扁了,扭曲在一起。我细瘦的腿被夹在后轮的车轱辘辐丝里。从车子上飞了出去的二哥向司机大喊:快停车,压着孩子了……在二哥的叫喊声中,汽车停了下来。我爬在后座上什么也不知道了。懵懵懂懂中,二哥抱着我,快步向村保健站跑去,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司机。奇怪的是,当时,我没有哭。真的没哭。我吓蒙了。一个心智未开的幼儿懂什么呢。临近保健院门口时,二哥在我屁股上使劲扭了一下,低声呵斥我:哭呀!哭呀!哇的一声,我号哭起来。

村保健站没有先进的设施设备来检查我的腿受伤了没有,受伤几何。村医生让去汾阳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同时,我出事的消息惊动了所有的亲戚和邻居。不知谁说出去的消息,父亲在工地上晕过去了。母亲疯疯癫癫地从家里跑到保健站,见我还好,大出了一口气。我的伯伯、大娘,我的二姥爷、二姥姥,我的姑姑、姑父,舅

舅、舅妈,事后,他们说,一听到我被车撞了的消息,头都大得成了笼头了。

我的父母,我的伯伯,和我一齐坐上那辆五十铃大卡车,去往汾阳医院做检查。一路上,司机一个劲地向我父母求情,让私下里解决,千万不要惊公。而我的伯伯,当时是村委的治安主任。在得知我出事后,已经以治安主任和家长的双重身份进入工作状态了。父母说:“惊公不惊公呢,无所谓,俺孩如果没事,我们一分钱也不要你的。俺孩的身体要有个三长两短呢,也跑不了你。”我伯伯说:“先观察几天吧,俺孩没事了,一切都好说,俺孩有事了,我先不让你好过。”

透视、拍片,系列检查下来,我的腿没有伤着骨头,只是两条小腿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黑青和被铁丝挤压过的痕迹。原来是车轱辘的后梁支架着了劲了,因为腿细,腿被夹在了辐丝里。现在想想都后怕,五十铃、一车土豆、六岁的小腿,不出大事真是奇迹或者是天意。

回到家,亲戚、邻居们都来了,拿着水果、饼干等稀罕东西来看我。我时而清醒,时而昏沉,到家不久便睡着了。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有的说,让司机把你家盖房子的钱出了吧。当时,我家盖的四间砖窑洞,预算是三千元。有的说,先让村委和治安把他的车扣住再说。母亲听后,扑哧一笑,说:“你们说的些什么话呢,我盼得俺孩健健康康,走路利利索索的就谢天谢地了,哪能拿孩子去赚钱呢。我和孩她爹半辈子没有做错事、做亏心事,俺孩没有出下大乱子,是老天爷有眼哩。”

也有邻居说,我出事时的地点在大街上,那儿原先有座庙,是庙里的佛佛或者爷爷们保佑下我了。但我一直处于混沌状态。也有上了年纪的老婆婆说,我是被吓得丢了魂了,得去叫回来。各种扑朔迷离的神奇说法让父母哭笑不得。可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第二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着我的一件棉衣,到白天出事的地点去叫我的魂儿。父亲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转的时候嘴里念着我的乳名:俏兔——回来吧!俏兔——回来吧!如此一番,回到家的时候还得隔着窗户问母亲:咱孩回来了没有?母亲必须回答:回来了。所有的过程就这样在父母的配合中完成。这是多么迷信的做法啊。可是,当时,为了我能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从不迷信的父母认真地、很虔诚地做了许多明明知道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事情。第二天,我神志清醒了,异常地清醒。这不能不说是父母之爱的力量。我大难不死。

最后,我家跟那个可怜的司机解决的方法是:司机赔了我二哥所骑的那辆自行

车的工头八十元,算是给压成麻花样车子的赔偿金。我家一分钱也没有要那司机的赔偿。那个在汾阳运输公司开车的司机,良心上受不了我父母一分钱也不要的这种做法,拿着罐头来看过我,彼时,我已经能与小朋友们在院子里玩跳皮筋了。他看着我蹦蹦跳跳的样子,就放心了。因为我妈曾经说过,如果我有后遗症,就不会放过他。在司机看来,我的后遗症是不会有,至少当时,是没有的。后来,司机在一次送焦炭的途中,又绕到我家,把车上拉着的一顶子焦炭给父母卸下,让邻居们眼红了许久。司机口口声声地对我父母说:“见过好人,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我要与你们相处成朋友。”当然,后来,司机利用出差的机会又给我家送过一些小东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着那位司机的模样。只是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改革开放后,母亲也没有丢掉做衣服的本领,为了使我家的日子过得有起色,她继续承揽了村里大部分人家衣服的裁剪、锁边和加工制作。一台蜜蜂牌缝纫机陪伴了母亲大半生。

夜深了,母亲的缝纫机哒哒哒地响着,它缠绕着我的睡眠。

缝纫机的结构、部件名称及功能,我都知道,它在我的心中,在我家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依靠它,母亲把我们三个拉扯大,依靠它,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比别人家要好许多。它的声音,混合着风声、雨声、鸡鸣狗叫声,陪我们长大,陪母亲变老。即使现在,偶尔,那种和平的、缓慢的、均匀的声音还会在耳边响起。

母亲做衣服的工序流程我也熟悉,一块布料铺在案板上,用划粉、直尺,画出衣服的尺寸,裁剪出上衣或裤子的样子,用锁边机把布料的边角锁住,以防布线脱开散乱。再把一块一块的布料合起来做成合体的衣裳。想想多年以前的深夜,天地睡了,村庄睡了,我们也睡了,灯光下,只有坐在缝纫机前的母亲,在静静的夜里,一次次地在布料上飞针走线,通宵达旦。母亲做衣服的姿势是很庄严的,她坐在缝纫机前,右手拿着布料,将布料压在缝纫针头下,摆正位置,右手转动机轮的时候,脚同时在踏板上上下踏动。针和线在布料上来回穿梭后,衣服的样子慢慢形成了。母亲气定神闲,面容安详,无论面料质地高低,都一丝不苟地对待。敬业,专注。母亲以精湛的手艺,超前的毅力,赢得了村民们的好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经常是母亲一整天一整天忙碌地坐在缝纫机前工作的身